

## 道、咸年間寓臺詞人黃宗彝在臺詞作考

賴麗娟\*

### 提 要

清道光、咸豐年間，寓臺詞人黃宗彝至今仍未為學界所知，而臺灣方志資料亦從未記載及，其在臺可謂名不見經傳。本論文爬梳道光、咸豐年間詩文資料，發現黃宗彝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追隨劉家謀來臺，而在臺創作《婆娑詞》，黃宗彝因與劉家謀離鄉而開啟其填詞之因緣，成為寓臺文人中，因居臺而引發其填詞興趣之第一人，此於臺灣文學史上可謂乃罕見之特殊現象。然而《婆娑詞》經其摯友謝章鋌在《賭棋山莊詞話》發揚之，後人始知黃宗彝此段在臺填詞機緣，可惜《婆娑詞》在臺並無傳本，筆者近得聚紅榭刻本，有幸為之整理而加以介紹，並參考相關詩文集資料考定其生平、寓臺機緣、寓臺填詞動機，最後對《婆娑詞》內容加以分析，獻給熱愛臺灣文學之讀者，以光臺灣文學之篇幅。

再者，本文所使用詩文集資料，如劉家謀《外丁卯橋居士初稿》、《東洋小草》、《斫劍詞》等，大部份是臺灣文學史上首次運用與公開之資料，藉此深化臺灣文學研究之廣度與深度。

關鍵詞：寓臺詞人、《婆娑詞》、黃宗彝、謝章鋌、劉家謀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

# A Study of Poetry by Huang Tsung-Yi, Writer in Residence at Taiwan during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Reigns

Lai Li-Gya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Huang Tsung-Yi, a writer in residence at Taiwan during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reigns of the Qing Dynasty, is not so famous in academic today. His personal data appear to be lost in Taiwanese records and documents, and he could be considered a nobody in Taiwan. This study was intended to explore his poetry and literary works composed during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reigns. Huang Tsung-Yi followed Liu Chia-Mou to Taiwan and composed his work *Poetry of Posuo*. His departure from his homeland inspired Huang to compose poetry. He became the first writer in residence in Taiwan to compose poetry, and thus it is an important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His story was not known until Hsieh Chang-Ting, an intimate friend of his, made a favorable reference to *Poetry of Posuo* in *A Talk of Poetry at Chess-Gambling Villa*. Unfortunately, no printed text of *Poetry of Posuo* is available in Taiwan. The researcher was lucky enough to work on a recently-acquired Chu-Hung-Hsieh carved text. With reference to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and determined his career, his reasons for residing in Taiwan, and his motives for composing poetry. Finally, the contents of *Poetry of Posuo* have been analyzed as a contribution to Taiwanese literature.

Meanwhile, the materials of poetry and literary works cited in this paper such as *First Draft by Wai-Ting-Mao-Chiao Secluder* by Liu Chia-Mou, *Tung-Yang Grass* and

*Sword Poetry* are analyzed and publicized for the first time, a move intended to wide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Writer in Residence at Taiwan, Poetry of Posuo, Huang Tsung-Yi, Hsieh Chang-Ting, Liu Chia-Mou*



# 道、咸年間寓臺詞人黃宗彝在臺詞作考

賴麗娟

## 前言

有清一代，宦臺文人，率多能詩，至以填詞著稱者，屈指可數也，而寓臺後始啓其倚聲之才者，更不多見，黃宗彝殆第一人也。<sup>1</sup>

黃宗彝在臺填有《婆娑詞》一集與詩文若干，然黃宗彝究竟是何許人也？縱觀臺灣傳統方志，從未見其著錄。甚者，即使是近年來頗受學界重視之吳福助編《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sup>2</sup>，或臺海兩岸最具權威的清代詞學專家吳熊和、嚴迪昌及林玫儀所編之《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sup>3</sup>，亦未見著錄黃宗彝其人及其《婆娑詞》。筆者因研究劉家謀之故，始得知斯人，承蒙福建師範大學陳慶元教授告知黃宗彝今存《婆娑詞》一卷，並影印贈予筆者，始能完成此論文。

考黃宗彝乃足履臺灣後，始啓發其填詞之興趣，且其所填詞作甚佳，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評其詞風爲「兼攬南、北宋之勝」<sup>4</sup>，今所存《婆娑詞》一卷<sup>5</sup>，爲「聚

<sup>1</sup> 許俊雅〈櫟社詩人林癡仙的詞作研析〉一文指出「詞在臺灣之發展，不及詩遠甚，臺灣詩人、詩社之多，實爲一大奇觀。」而詞家則寥寥無幾，文中更分析詞作在臺灣之所以未受青睞之原因，可參考之。見許俊雅編《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4年11月1版），頁328-329。

<sup>2</sup> 吳福助編《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1版）。

<sup>3</sup> 吳熊和等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7年6月1版）。

<sup>4</sup>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6〈劉家謀詞〉條，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1月1版），頁3399。

<sup>5</sup> 黃宗彝：《婆娑詞》（聚紅榭刻本）收有72闕詞。《婆娑詞》中之「娑」字，或用「梭」字，清·謝章鋌：《賭棋山莊全集·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公司，1975年4月1版，《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5輯，影清光緒刻本，原刻書名頁題《賭棋山莊所著書》），卷2〈黃君宗彝別傳〉，頁93-95。卷1〈肖巖《婆娑詞》序〉，頁53-54。及其他處皆用「娑」字，但謝章鋌題黃宗彝詞集，則用「梭」字，

紅詞樹」<sup>6</sup>詞集，乃與劉贊軒之《效顰詞》合刻<sup>7</sup>。其後，黃宗彝因不欲以此雕蟲小技勝人<sup>8</sup>，故並未繼續致力於減字偷聲之學，而黃宗彝其他詩文著作亦無從得知，惟有《婆娑詞》一卷尚存，因知其寓臺之經歷，除為其填詞之權輿外，對其文學成就之影響，更具關鍵，故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 一、黃宗彝生平

黃宗彝（1814-1862）<sup>9</sup>，原名燿<sup>10</sup>，字聖謨，又字肖巖，福建侯官人。幼聰穎異

聚紅樹刻本魚尾書名亦題「梭」。本文以下皆稱《婆娑詞》。

- <sup>6</sup> 有關「聚紅詞社」一詞，謝章铤：〈聚紅詞社〉云：「初余錄諸同好〈滿江紅〉調贈文樵，且係之曰：『他日杯酒相逢，各出長技，請目為「聚紅詞社」可乎？』」文樵喜，乃自號「聚紅生」，顏其寓齋曰：「聚紅軒」。一夜，余與文樵對坐填詞，燈結花四，既又茁一蕊，文樵曰：『是所謂「聚紅」也』。故余詞云：『把聚紅佳話祝燈花，花休落。』」《賭棋山莊詞話·聚紅詞社》卷 5〈聚紅詞社〉，頁 3392；又謝章铤〈吳肅《百萼紅詞》〉云：「昔錢塘高文樵以〈滿江紅〉詞與余定交，喜甚，作詞遂不用他調，自號「聚紅生」，名余輩填詞之處曰：「聚紅樹」。並自鐫「聚紅社中人」小印。」《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 3〈吳肅百萼紅詞〉條，見《詞話叢編》，頁 3526-3527。
- <sup>7</sup> 據《全清詞鈔》言：「劉勳字贊君，一字贊軒，福建閩縣人，同治三年舉人，官寧德縣教諭，刊有《非半室詞存》一卷，一名《效顰詞》」。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月1版），卷 26，頁 1331。其為劉家謀之弟，見《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1〈劉贊軒《效顰詞》敘〉，頁 63-64。黃宗彝《婆娑詞》與劉贊軒《效顰詞》合刻，見《賭棋山莊全集·筆記合刻·課餘續錄》卷 5，頁 3321。
- <sup>8</sup> 《賭棋山莊詞話·劉家謀詞》卷 4，見《詞話叢編》，頁 3364。
- <sup>9</sup> 黃宗彝〈解連環〉云：「如今四十平頭」，該詞填於 1853 年秋。見《婆娑詞》，葉 19。〈采桑子〉云：「已過四十平頭矣」，是首乃填於 1854 夏。見《婆娑詞》，葉 22。〈金縷曲〉云：「今四十，知何益」，是首則填於 1854 年秋。見《婆娑詞》，葉 25-26。故知黃燿生於 1814 年。謝章铤〈與炯甫書〉云：「鋌累年困頓，…今年四十有三矣…肖巖、筠川俱作古人，平日交遊，零落逾半。」見《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2，頁 115-117。因已知謝章铤乃生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而「今年四十有三矣」則為同治元年（1862）；又〈送黃肖巖之永安敘〉云：「余之識肖巖也，歲在甲辰」，見《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1，頁 25。「甲辰」乃西元道光二十四年（1844）；其〈黃君宗彝別傳〉中則云：「章铤曰：『余與君相知二十載』」，《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1，頁 93-95。「相知二十載」乃舉約略之數言之，因〈星村五十壽序〉云：「肖巖年不過五十」，見《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3，頁 125-128。故知黃宗彝之卒年為西元 1862 年。
- <sup>10</sup> 《全清詞鈔》卷 25〈黃宗彝〉作者簡介，頁 1297。

常，年十四，即通九經，且健筆如椽，頃刻成文，其雋才為閩縣進士陳登瀛所激賞，故妻以女並盡傳其業。二十學成，未料竟屢困場屋，致懷才不遇。黃宗彝稟性簡厚，篤修氣節，生平無疾言遽色，然於義所不可，亦未嘗稍與委蛇，故其為人乃重自愛其身，又不欲以所能尚人，然於世故又甚備<sup>11</sup>，詎料，行年三三，卻喪弟、慟女<sup>12</sup>。其後，雖僕僕風塵，仍困頓顛陟，甚為餬口計，乃棄書學賈，然猶行囊蕭然<sup>13</sup>。

黃宗彝以能文見知於岳父，其治古文辭有義法，且工詩、詞，尤精小學<sup>14</sup>，其著作有遺詩一卷<sup>15</sup>；《婆娑詞》二卷，今存一卷；《方言古音考》八卷<sup>16</sup>及雜文若干

<sup>11</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1〈送黃肖巖之永安敘〉，頁 25。

<sup>12</sup> 黃宗彝為家中長兄，謝章铤〈李二星村應庚招飲江樓，晚宿其家，因出長卷相示，並屬題後，走筆書此。〉詩云：「…開卷交好多文章，就中劉九與黃大。當年意氣相知最，緘書寄我訴離愁。…」，詩中之「黃大」即指黃宗彝。《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1，頁 780-781。黃宗彝其下仍有四位弟弟，此處所言乃其季弟。又見謝章铤〈肖巖病歸自永安愈未十數日復理裝作去計時余亦將有東洋之行作此送之並以道別〉及〈留別芑川〉。二詩分見《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1 頁 6。《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2，頁 806-807。

<sup>13</sup> 黃宗彝於咸豐四年夏填〈采桑子〉注云：「學書不成，棄而學賈，日與販夫販婦為伍，攬鏡自覺形穢，不得已餬口四方，彈鋏歸來，行囊蕭然，是時粵匪已萌芽矣。」見《婆娑詞》，葉 23。

<sup>14</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1〈黃君宗彝別傳〉，頁 93-95。謝章铤〈疊韻和霞舉并視穎叔〉其詩序云：「執友劉芑川長於詩；許秋史長於詞；黃肖巖精於小學。著書甚富，不三十年，俱盡矣。晚交穎叔，由穎叔并交霞舉，甚歡。庚午（1870）春正二十七日，方為韓孟聯句，忽聞警報，慨然輟作，念霞舉不能久留，感疊前韻寄之，不自知其言之拉雜也。」《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11，頁 1070-1071。

<sup>15</sup> 此處引自《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2〈黃君宗彝別傳〉，頁 93-95。自劉家謀《東洋小草》詩集中，可證明黃宗彝亦作詩，如〈東肖巖次其送別元韻〉，見《東洋小草》卷 1，葉 3。又〈肖巖有詩來，酬之〉，見《東洋小草》卷 2，葉 2。等詩，但肖巖之詩除其於《婆娑詞》〈賀新郎〉注中所言，其客於臺灣所寫之詩文諸稿，因劉家謀「愛而藏之」，後劉卒，其僕護靈輻歸，至泉遇盜，致物無留遺者外，宗彝客臺之前、後之詩，今所得寓目者，僅其於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所作之〈題東湖醉月圖〉及和〈梅信詩〉二首爾！其〈題東湖醉月圖〉詩云：「南國有佳人，東湖有明月。明月照佳人，明月之魄有圓缺，佳人之憂無斷絕。東湖之月復何如，認取圖中無時無。明月明月，佳人非汝誰歡娛？」此詩劉家謀對其評價甚高，言乃當時詠此畫之最佳者，見劉家謀著《鶴場漫志》（清道光二十九年東洋學署刻本），卷下，葉 29。和〈梅信詩〉云：「霜前雪後護樓臺。遠處移根近處栽。沉遇名賢寄意在，如同驛使折芳來。弄笛恰宜歌白雪，刊碑卻易上蒼苔。風流今日逢潘令，明日一樽良對開。」（原注：余與梅花為生死交，度歲迎年，每與作緣。故鄉梅之多者，近則南臺之梅塢、鳳岡里梅塢，甚屬寥寥。遠則閩縣之梅溪、永福之方廣巖、連江之青塘，皆十餘里，清香撲鼻，令人有欲仙之致。舊歲臘底游菁城，欲求一枝，竟不可得。壬子（1852）復之寧洋，潘謁庭出此冊相

篇<sup>17</sup>，因黃宗彝不欲以文人之名傳世，故多不自貴也，卒以太學生終。<sup>18</sup>

## 二、黃宗彝交遊考

黃宗彝與時人李敬、劉家謀及謝章铤交情甚篤，且常有書信往還，文酒過從之樂，因之，開啓其日後寓臺之契機，故先敘其與諸人之交誼。

### (一) 李敬

李敬，字少棠，號西園。乃謝章铤之表弟<sup>19</sup>，工文章<sup>20</sup>，與黃宗彝交情最篤，劉

贈，真投我好也，敬和一律，聊以償余癖云。《賭棋山莊詞話》卷 5〈梅信詩唱和〉條，見《詞話叢編》，頁 3394。

<sup>16</sup> 謝章铤言黃宗彝著有《方言古音考》八卷，見《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2〈黃君宗彝別傳〉，頁 93-95。但其於《稗販雜錄》卷 4〈閩中方言〉中，則云宗彝著有《閩方言古音考》四卷，未知孰是？見《賭棋山莊全集·筆記合刻·稗販雜錄》卷 4〈閩中方言〉，頁 2630。此書今已亡佚，謝章铤摘引部份於《稗販雜錄·閩中方言》中。《閩方言古音考》又稱《榕城方言古音考》，見謝章铤道光二十七年〈操風瑣錄序〉，但從序文得知道光二十七年黃宗彝此書尚未完成。清·劉家謀：《操風瑣錄·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10月1版，《叢書集成三編》影《學術叢編》本），葉 1。

<sup>17</sup> 黃宗彝之雜文，今亦未之見，據謝章铤〈遊獅子林〉一詩知宗彝有〈遊獅子林〉一文，但其內容為何，亦不得而知。謝詩云：「（林爲倪迂所置，有盛名，地縱橫不及數丈，而巖洞向背，委屈盡致，其大勢縮橫爲直，用層累不用鋪排。）故人黃肖巖，胸中擅邱壑。每言獅子林，位置殊不惡。有記數百言，秀如柳州作。……」《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8，頁 976-977。

<sup>18</sup> 見《賭棋山莊全集·文續》卷 1〈孝廉方正劉徵君別傳〉，頁 503-509。《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 5〈黃燠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 3573。

<sup>19</sup> 見《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1〈答李少棠表弟敬〉，頁 774-776。其詩云：「我生三歲即失恃，我家愛我掌珠比。出入顧復不忍離，踈曠親朋從此始。行年十七乃出門，問安曾到水西園。李郎崢嶸頭角見，門外拜揖爲寒暄。李郎之母我從母，殷勤堂上置杯酒。我方多病母咨嗟，問遺時時事奔走。秋風蕭瑟又數年，李郎忽誦蓼莪篇。徬徨就道千里去，負骨歸向南山邊（君父歿於浙江任所）。鷓鴣夜半啼郊隧，獨立蒼茫自涕淚。無母無父世所悲，我與李郎共憔悴。春暉廬畔木蕭蕭，涼日無光白草凋。生事艱難不自苦，師門高義逼雲霄（余與君並隨陳秋農師，師歿喪葬之資，多出君力，予知君蓋以此也）。區區之心動掣肘，慷慨對人思援手。買絲欲繡已無人，醉往市門看屠狗。邊城百里吹哀笛，嚴寒掩抑開梅花。酒邊拔劍爲君舞，西風老樹烏啞啞。君才骯髒真驚眾，百鳥群中飛丹鳳。低首父書自古今，屈指人問誰伯仲？有時睥睨橫雙眸，獨坐元龍百尺樓。對鏡摩挲好頭項，投筆四顧求封侯。海水奔騰東流去，深山苦霧虎豹踞。文章不外性情中，置身宜在最高處。吁嗟乎，



家謀宦寧德時即有詩歌言及，並對黃宗彝與李少棠之相知，至為歎慕。劉家謀〈寄李少棠敬〉一詩云：

一代風雲意，三年嶺海情。憐余看謝客，羨爾得黃生。又向歸鞍送，應知樂酒傾。蒹葭草堂外，秋水幾迴縈。<sup>21</sup>

黃宗彝因與劉家謀、謝章鋌時時詩酒唱酬於李少棠之「蒹葭草堂」，遂與李少棠情誼日親，而謝章鋌於〈肖巖病歸自永安愈未十數日復理裝作去計時余亦將有東洋之行作此送之並以道別〉一詩之自注內，亦清楚指出「少棠與肖巖最善」，其詩云：

當年劉九最相知，百里緘書訴別離。痛汝近來悲骨肉，依人自古失鬚眉。酒尊度曲都成淚，藥裏關心敢論詩。況有西園李公子，淒涼風雨倚樓時。<sup>22</sup>

審此，李少棠與黃宗彝二人乃伯牙、子期之交，故對黃宗彝遭逢喪弟慟女之不幸，大表欷歔，豈知黃宗彝大病方初癒，隨即匆匆離去，致李少棠獨倚樓頭翹望，足見其思念黃宗彝之殷切。

李少棠屢對黃宗彝之懷才不遇，打抱不平，謝章鋌於〈酒邊感賦呈芑川〉一詩云：

吁嗟劉郎爾我之外孰知己？昨日故人李西園，寄我雙鯉千萬言。中言黃生堪銷魂，衰草如雲晝掩門。艱難八口多淚痕，才名一世真何用？肝膽千秋不足論，可憐平原公子難復存。<sup>23</sup>

「中言黃生堪銷魂，衰草如雲晝掩門。艱難八口多淚痕，才名一世真何用？」乃指李少棠目睹黃宗彝懷抱異才，卻因食口浩繁而四處奔波，且雖然如此辛勤，仍生計窘困，甚至無以為生。李少棠因對黃宗彝徒有一世之才名，而始終未逢時機以施展

---

李郎有母鬢欲皤，我亦高堂歲月多。平生熱血當奈何，死者既如此，生者勿蹉跎。我願與汝勿蹉跎。」

<sup>20</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7〈少棠表弟六十壽序〉，頁421-424。

<sup>21</sup> 清·劉家謀：《東洋小草》（清道光二十九年東洋學署刻本），卷3〈寄李少棠敬〉，葉20。按：道光二十九年為公元1849年。

<sup>22</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1〈酒邊感賦呈芑川〉，頁781-782。

<sup>23</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2〈肖巖病歸自永安，愈未十數日，復理裝作去計。時余亦將有東洋之行，作此送之並以道別〉，頁798-800。

長才而慨嘆不已。

## (二) 劉家謀

劉家謀(1814-1853)，字仲爲，一字芑川，號九十九峰散吏<sup>24</sup>，福建侯官人。祖父讀書世其家<sup>25</sup>。劉家謀少即穎異，十四能詩，十九舉於鄉，迭上春官不第，後以大挑得教諭。初任寧德，繼任臺灣，皆有聲<sup>26</sup>。劉家謀留心文獻，所至輒搜羅掌故，在寧德著《鶴場漫志》，居臺著《海音詩》百首，於地方利弊，尤惓惓焉。任臺四年，海寇黃位倡亂，臺匪應之，劉家謀時雖已病肺，猶力疾守陴，終以勞卒，年四十。由僕人護柩渡海歸鄉，途中遇海盜，致遺書叢稿，爲賊盡覆於水，將棄柩之際，或嘆於旁，曰：「噫！是好官也，是臺灣府學劉老師也。」賊曰：「信乎？是臺灣府學劉老師也，好官也！吾舍是船。」手揮，其眾遽退，同船百八十餘人，盡向劉家謀之柩，嘖嘖稱「好官」。著有《外丁卯橋居士初集》八卷、《東洋小草》四卷、《斫劍詞》一卷、《開天宮詞》二卷、《海音詩》二卷、《觀海集》四卷、《東洋紀程》一卷、《操風瑣錄》四卷、《鶴場漫志》二卷、《懷藤吟館隨筆》一卷、《攬環集》十卷。<sup>27</sup>

黃宗彝與劉家謀年齡相同，益以同鄉之故，因之，時相過從，劉家謀於序謝章鋌〈賭棋山莊詩集〉時，即明言之：

甲辰春，余既哭亨甫於京師，歸亦無所與言……其明年，余家居多愁病，不數日，出就枚如；枚如亦數日不就，余不歡也。於時，常過從者數人，為黃子肖巖、程子石夫及余弟筠川。<sup>28</sup>

<sup>24</sup> 《賭棋山莊全集·筆記合刻·稗販雜錄》卷4，頁2670。

<sup>25</sup> 《東洋小草》卷2〈晟兒歸試草此示之〉，葉2。

<sup>26</sup> 謝章鋌〈閩甯德縣志雜感〉詩云：「地有名山堪著述，人非熱客稱官銜。開門爽氣橫眉際，未見夫君見白巖。」詩註云：「余到甯，芑川已奉公出，甯人交稱芑川賢。」《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1，頁786-787。

<sup>27</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2〈教諭劉君小傳〉，頁101。

<sup>28</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劉家謀賭棋山莊詩集序〉，頁765-766。

此外，黃宗彝與劉家謀因目睹英軍侵略中國，發動鴉片戰爭，並簽訂喪權辱國之南京條約，眼見時事之艱，卻又苦於無可藉手，故平素除箸述自娛外，輒復流觴話月、登山品茗、撫髀擊筑、引燭看劍，藉狂歌以當泣。凡此，自劉家謀〈同肖巖星村登烏石山〉、〈同何松亭承元黃肖巖訪東山啜茗聖泉寺遂循鱗谿尋榴花洞不得歸入桑谿爲流觴之得詩三首〉、〈同松亭肖巖坐月鄰霄臺〉、〈曾于銓鏗鳴邀同松亭肖巖試茶烏石山〉、〈立春日同肖巖筠川飲松亭齋頭〉、〈同肖巖星村登雙江臺〉、〈《共明月圖》同肖巖星村筠川弟作〉、〈北行前一日同肖巖筠川遊西湖作〉、〈桑谿同肖巖筠川流觴〉等詩題，<sup>29</sup>即不難看出黃宗彝與劉家謀之情誼。實則，黃宗彝與劉家謀之關係，非僅爲好友，更是兒女親家，劉家謀長子劉齊晟娶黃宗彝女爲妻，此事劉家謀於〈賀新涼〉（東肖巖）一詞中曾道及，其詞云：

往事休提起，到如今、停雲天外，傷心無已。屈宋九原呼不醒，涸盡沅湘千里。更何處滋培蘭芷。欲說自慙還自歎，空滿腔、熱血如流水。後望者，茫茫耳。伯輿只道緣情死，却又能、耽吟縱酒，自家料理。俠骨柔腸齊迸出，兒女英雄誰是。但已預、奚容復爾。快婿東床君所喜，便有成、未免頭巾氣。臣狂處，難及矣。（大兒爲君婿。）<sup>30</sup>

劉家謀與黃宗彝既志同道合，其子復爲黃宗彝之乘龍快婿，目睹黃宗彝之漂泊落拓、鬱鬱不得志，劉家謀必義無反顧，奮力爲之籌措生計，此乃理之必然，即所謂「士爲知己者死」是也。而此事自其與黃宗彝飛鴻往返中，便可見端倪，〈寄肖巖三首〉

<sup>29</sup> 清·劉家謀：《外丁卯橋居士初稿》（清道光二十四年東洋學署刻本），卷5〈同肖巖星村登烏石山〉，葉4。卷5〈同何松亭承元黃肖巖訪東山啜茗聖泉寺，遂循鱗谿尋榴花洞不得歸入桑谿爲流觴之得詩三首〉，葉4-5。卷5〈同松亭肖巖坐月鄰霄臺〉，葉6-7。卷5〈曾于銓鏗鳴邀同松亭肖巖試茶烏石山〉，葉8。卷6〈立春日同肖巖筠川飲松亭齋頭〉，葉1。卷6〈同肖巖星村登雙江臺〉，葉8。卷6〈《共明月圖》同肖巖星村筠川弟作有引〉（十一月十六夜，肖巖、星村來，與余兄弟話月中庭，四更而罷。肖巖曰：「今宵不覺樂，他年回首俱可思也」。感其意，作此圖。各系一詩，余本以是日行，因展期未果云。），葉13。卷6〈北行前一日同肖巖筠川遊西湖作〉，葉14；卷7〈桑谿同肖巖筠川流觴〉，葉9。按：道光二十四年爲公元1844年。

<sup>30</sup> 清·劉家謀：《斫劍詞》（清道光二十九年東洋學署刻本），葉6。按：道光二十九年爲公元1849年。按：「但已預、奚容復爾。」《賭棋山莊詞話》卷1〈劉家謀詞〉條作「奈絕調、無人識此。」見《詞話叢編》，頁3333。

詩云：

亂山東一溪，嵐氣蒸如甑。嗟哉瘦弱身，到此能無病。人生迫飢驅，七尺委天命。得歸為汝喜，再行難汝諍。不行仍汝福，但急誰汝應。一官困海隅，視汝覺差勝。雖欲代汝謀，奚裨汝蹭蹬。哀歌聊寄汝，疊恥惟鉞磬。（其一）

士為知己伸，亦為知己屈。廿載風塵中，誰能相湔祓。申侯（羅源令，名逢吉）持衡精，一見識俊物。竊聞廣坐間，為汝嗟抑鬱。文章固宗匠，頗復明治術。此邦實鄰封，屢屢來口述。飢寒雖迫人，吾道終不誣。似茲載贄投，詎致損彊倔。脂車敢一言，幽意幸無拂。（其二）<sup>31</sup>

自「雖欲代汝謀」句，即清楚表達出劉家謀對黃宗彝關切之情，然縱使黃宗彝饑寒交迫，仍謹守「君子固窮」之義，致劉家謀有「脂車敢一言，幽意幸無拂」之語。

### （三）謝章鋌

謝章鋌（1820-1903），初字崇祿，後字枚如，號「江田生」，又稱「癡邊人」<sup>32</sup>，晚號「藥階退叟」<sup>33</sup>，福建長樂人。久困場屋<sup>34</sup>，累舉不第，於同治三年中舉（1865），至光緒三年（1877），年已五十八，始中進士，故歸作一私印曰：「二十秀才，三十副貢，五十舉人，六十進士，文不逮歸震川，而晚達與之同」<sup>35</sup>。官內閣中書，後掌教福州「致用書院」，凡十六年，兼工詩、詞、古文，董硯樵比之為宋之曾南豐<sup>36</sup>，著有《賭棋山莊全集》，內含《酒邊詞》八卷、《賭棋山莊詞話》十二卷、

<sup>31</sup> 《東洋小草》卷3〈寄肖巖三首〉，葉2-3。

<sup>32</sup> 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卷四云：「枚如稱江田生，又作是「癡邊人」印，余少亦號「癡珠」。今枚如居鰲峰坊，余居烏石山下。有句云：『沉淪不似舊時身，只有癡邊尙是真。慧福何如癡扶好，鰲峰烏石兩閒人。』」清·魏秀仁：《魏秀仁雜著鈔本·陔南山館詩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1版），第1冊，卷4，頁154。

<sup>33</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6〈賭棋山莊記〉，頁361-363。

<sup>34</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續》卷1〈答黃星石書〉，頁469-472。

<sup>35</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6〈歸震川先生像贊〉，頁341-342。

<sup>36</sup> 謝章鋌〈舍弟小石（東慶）以四律見示，感作卻寄〉云：「烏衣門巷半滄桑，燕子何必話短長。敢謂後來無伯樂，不知天壤幾王郎。停雲都帶窮愁色，宿火誰溫斷續香？百不如人吾老矣，傳鈔海內愧文章（鄙著詩集，崇陽楊鳳巢二尹；桂林陳蔭廬、平涼劉夢星兩大令；江陵陳孝蘭廉谷各鈔數卷

《續編》五卷。其中尤以詞作及詞學理論，成績最爲卓著，並於閩倡教「聚紅詞榭」<sup>37</sup>，前後約二十年<sup>38</sup>。

謝章铤與劉家謀、黃宗彝訂交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歲在甲辰，其〈送黃肖巖之永安敘〉一文有云：

余之識肖巖也，歲在甲辰。先數月，余識程君石夫、劉君筠川。其秋，例舉鄉試，余報罷，石夫乃邀余遊鼓山，而筠川之兄芑川在焉，遊甚樂。既歸，芑川乃訪余於嵩山草堂，而余與肖巖始親，數日則設酒相聚為歡，聞佳山水必率以往，夜則具茗一壺，坐清談，竟數燭乃罷。<sup>39</sup>

初，謝章铤乃因劉家謀之弟劉筠川之故，而得識劉家謀。之後，劉家謀乃走訪謝章铤於其所居之「嵩山草堂」，而黃宗彝又因與劉家謀志同道合，遂與謝章铤結識，其後並時相酌酒、啜茗於「數椽老屋枕巖巒，屋前修竹三兩竿」<sup>40</sup>之「嵩山別墅」，此事劉家謀於〈醉後同黃肖巖程石夫玉英宿嵩山別墅〉一詩即言及，其詩云：

醉後來凭碧闌干，萬種傷心覺後歡。一抹遠山渾似夢，半身斜月不知寒。世方多事閒應少，交到忘形聚轉難。珍重虛堂此明燭，荒雞聲裏夜漫漫。<sup>41</sup>

謝章铤個性剛毅木訥，相知本不多，況復篤信「論交勿爲熱客」<sup>42</sup>，故與人相處，皆在若即若離之間。平日與人論交者既甚少，況要覓得堪稱己意者更難，然其與黃宗彝、劉家謀原爲交情匪淺之摯友，故平日不乏煮茶論詩、遊山玩水之舉<sup>43</sup>，謝章

---

去。文集則洪洞董硯樵觀察、河南袁篠塢學士、揚州方元仲都轉，亦各鈔存。硯樵屢憊患付刻，曰：『君今之曾南豐也，曷不令陳后山輩，先睹爲快？』良友期許之言，思之慨然。』《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12，頁1087-1088。

<sup>37</sup> 《賭棋山莊全集·筆記合刻·稗販雜錄》卷3，頁2626-2627。《賭棋山莊詞話》卷5〈聚紅詞社〉，見《詞話叢編》，頁3392-3393。

<sup>38</sup>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5〈聚紅詞榭〉條云：「自余倡「聚紅詞榭」，不過二十年耳。始四五人，繼十五六人，至於今，亡且八九。」見《詞話叢編》，頁3573。

<sup>39</sup> 見《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1〈送黃肖巖之永安敘〉，頁25-27。

<sup>40</sup> 《外丁卯橋居士初稿》卷7〈過謝枚如章铤嵩山別墅〉，葉4。

<sup>41</sup> 《外丁卯橋居士初稿》卷7〈醉後同黃肖巖程石夫玉英宿嵩山別墅〉，葉14。

<sup>42</sup> 《賭棋山莊全集·筆記合刻·課餘續錄》卷3，頁3158。

<sup>43</sup> 《外丁卯橋居士初稿》卷7〈烏石山煮茶同肖巖石夫枚如筠川十月十二夜〉、〈醉後同肖巖枚如論詩

鋌於〈閩中攬勝詩序〉一文中載及此事，其文云：

猶憶丙午九月，與故人黃肖巖，四更挾火登劣崩峰觀日出。…吾閩詩人，嘉、道之間為盛，張亨甫、劉芑川、鄭修樓、許秋史諸君子，飛揚壇坫，杯酒相過從，忽忽四十年，今俱已矣。<sup>44</sup>

三人時時相邀登山觀旭日，杯酒相遊從，久而久之，情感日親，自然成為知己。謝章鋌亦有詩言及：

知己黃、劉哀怨多，都將涕淚付高歌。那知斜日涼於水，卻訝秋雲薄似羅。大樹何妨留曲幹，虛舟寧復慮狂波。君看北地煙霞在，跋扈飛揚孰李何。<sup>45</sup>

寒聲四壁日無光，示我長卷餘五尺。開卷交好多文章，就中劉九與黃大。當年意氣相知最，緘書寄我訴離愁。近來貧病多無賴，黃金何足貴，白壁終須埋。…捲卷還君君莫愁，扁舟須訪黃與劉。<sup>46</sup>

謝章鋌與黃宗彝、劉家謀既為知己，自然惺惺相惜，雖然彼此遭際不同，然同為謀生而四處奔波，則一也！<sup>47</sup>況當時時局已甚艱難，友朋能相聚首本屬不易，彼此間仍相互聯繫，且多以書信往返，故情誼未曾稍褪，甚者魂縈夢繫，謝章鋌自言已在入寐中嘗見黃宗彝入夢來，其〈寄肖巖〉詩云：

夢中彷彿見吾子，夢回感嘆人千里。我行到此終日悲，猶有知己歌新詩。<sup>48</sup>

此乃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如此之交情，自能維繫長久，謝章鋌於〈黃宗彝別傳〉一文中記載道：

章鋌曰：「余與君相知二十載，不在文字也，敬君愛君，卒無以慰君，悲夫！」

---

慨然有作》，葉 14。卷 8〈同肖巖枚如石夫筠川游桑谿感賦〉，葉 2。

<sup>44</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7〈閩中攬勝詩序〉，頁 395-397。

<sup>45</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9〈錫三為題近作依韻答之〉，頁 985。

<sup>46</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1〈李二星村應庚招飲江樓晚宿其家因出長卷相示並屬題後走筆書此〉，頁 780-781。

<sup>47</sup> 謝章鋌遭遇亦極困窘，負債累累，致求鬻老屋，見《賭棋山莊全集·文續》卷 2〈葉辰溪七十壽序〉，頁 577-579。

<sup>48</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1〈寄肖巖〉，頁 790-791。

君曾填詞致余，書其後曰：「余與枚如相見輒相感，相感輒相憐，相憐復不敢相慰，言時少，嘿時多，歡笑時少，太息時多」。嗚乎！其言蓋至沈痛也。

49

謝章铤與黃宗彝二人，真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但卻又能如此心有靈犀，相知相惜，無怪乎情誼能維繫二十載，甚至死不移。

### 三、黃宗彝寓臺及填詞機緣

#### (一) 寓臺機緣

黃宗彝雖才華橫溢，但遭時侘傺，又喪弟慟女，縱四處奔波，仍難以餬口，故處境堪憐，此情此景，劉家謀自看在眼底。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劉家謀接獲調往臺灣之命令，<sup>50</sup>至道光二十九年秋，與黃宗彝攜手啓程前往臺灣<sup>51</sup>，期冀黃宗彝來臺灣後能有一展鴻才之機會。

最初謝章铤原亦擬與劉家謀同至臺灣，後因有要事而作罷。<sup>52</sup>謝章铤雖未成行，但其於《賭棋山莊詞話·詞話叢編》中即清楚記載道：「芑川之任臺陽，…芑川時

<sup>49</sup> 見《賭棋山莊所著書文集》卷1〈黃君宗彝別傳〉，頁269。

<sup>50</sup> 《東洋小草》卷4〈冬日雜詩〉，葉13。

<sup>51</sup> 《東洋小草》為劉家謀任寧德教諭時作，其最後一首詩為〈四月初九夜雨中松門順甫來話別漏四方去愴然賦此〉，時間為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而《觀海集》寫作時間起自劉家謀離寧德教諭，但自卷1〈浮海〉始，方是描寫前往臺灣，故嚴謹論自〈浮海〉之後方屬臺灣之作。其卷1〈五月二十八夜紀事〉一詩之時間為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又同卷〈別內〉一詩云：「別情惻惻半年餘，今日真成去故閩。已分相思深似海，不知到海更何如」自劉家謀得知此事至赴臺，其間超過半年，故詩有「別情惻惻半年餘」之語。其實劉家謀早於道光二十八年冬，尚於寧德任內，即得知有調臺之令，至其寧德任滿（應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之後），因其攜帶家眷任寧德教諭（此事可參考《東洋小草》卷1〈駝嶺遇雨〉，葉1。卷1〈阻雨宿上樓〉，葉1。卷3〈七夕贈內〉，葉16。）乃將家眷帶回故鄉候官之後，方啓程赴臺任職，《觀海集》卷1〈出門〉詩（葉3-4）之前有〈秋日雜感〉（葉2-3）、〈別筠川弟〉（葉3）、〈別內〉（葉3），因知劉家謀與黃宗彝於道光二十九年秋天出發。以上《觀海集》所註頁碼據「咸豐八年刊本」。

<sup>52</sup> 謝章铤〈祭芑川文〉云：「始余議從君之臺陽，遷於事中輟。」《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1，頁41-43。

與肖巖同行」<sup>53</sup>，其更有〈送芑川肖巖之東瀛〉一詩以記其事。詩云：

久嘗艱苦祇餘淚，便對妻孥亦寡歡。獨夜仰天發悲嘯，送君那更路漫漫。（其一）

依人自愧如張儉，置驛誰能學鄭莊。衰草連山天黯黯，夢魂無夜不他鄉。（其二）<sup>54</sup>

謝章铤與劉家謀、黃宗彝二人私交甚篤，故當其二人啓程前往臺灣時，謝章铤追送離亭，卻因太遲而不及見面<sup>55</sup>，致有「獨夜仰天發悲嘯」、「夢魂無夜不他鄉」之感慨。當劉家謀移官臺陽，與黃宗彝同行路經興化時<sup>56</sup>，曾寄信札與謝章铤，並附錄數詞，其中一首爲〈江城子〉<sup>57</sup>，其詞云：

遠山如畫暎晴沙，亂飛葭，不聞鴉。但有一雙，柔艣響咿啞。九十九灣人未到，鷗鷺慣，識歸家。紅樓隱約露紅牙，日初斜，樹重遮。幾度隨風，吹出笑聲譁。梁燕雙棲情自樂，孤鴈影，落天涯。<sup>58</sup>

詞中「梁燕雙棲」乃劉家謀自言與黃宗彝同往臺灣，二人攜手同行，尚可稱樂；而「孤鴈影，落天涯」，則指謝章铤孤單一人獨在天涯。之後，謝章铤亦曾經過興化，並特別填詞追憶此事，其〈憶秦娥〉一詞云：

輕舟渡，故人當日填詞處。填詞處，遠山如畫，一雙柔艣。飄零雙燕真淒楚，孤鴻覓食尤辛苦。尤辛苦，天涯海角，何心懷古。<sup>59</sup>

詞中寫出摯友置身胡越之地，天涯海角兩隔，不得相見。「飄零雙燕真淒楚」指前

<sup>53</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 12〈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 3477。

<sup>54</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 3〈送芑川肖巖之東瀛〉，頁 828。

<sup>55</sup>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 1〈祭芑川文〉，頁 41-43。

<sup>56</sup> 此時劉家謀有〈興化道中雜感〉四首，見清·劉家謀：《觀海集》（咸豐八年刊本），卷 1，葉 4-5。按：咸豐八年爲西元 1858 年。

<sup>57</sup> 事載《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 5〈芑川詞〉條，見《詞話叢編》，頁 3477。又載《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 5〈黃燠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 3573。

<sup>58</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 12〈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 3477。

<sup>59</sup>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 5〈芑川詞〉條，見《詞話叢編》，頁 3477。



往臺灣之劉家謀與黃宗彝，當時二人飄零渡臺，實為淒楚落寞。而「孤鴻覓食尤辛苦」，乃謝章鋌自言一人獨在福州，失去摯友奧援，如孤鴻一般，謀生尤為辛苦。

劉家謀與黃宗彝啓程前往臺灣首日，即有詩記載二人是時遊宦異地之情景，其到坊口時作有〈坊口同肖巖夜坐〉一詩，其詩云：

三年離思始今夜，孤館愁吟共故人。正是對床眠不得，鏗窗那更雨如塵。<sup>60</sup>

劉家謀此次寓臺任臺灣府學訓導，期限為三年，故云「三年離思始今夜」，此時其雖與黃宗彝同處，但因離鄉背井，思念故鄉，益以細雨如絲，更憑添二人之鄉愁，致有對床難以入眠之愁苦景象。

謝章鋌雖未能與劉家謀、黃宗彝同時來臺，但對二友寓臺之事念念不忘，其〈漫說〉詩云：

近來池館盡蒼涼，早起開窗見綠楊。豈有長條垂遠道，苦將飛絮覆東牆。關山莽莽多離思，天地昏昏入醉鄉。聞說故人滄海外，每從杯酒憶疏狂。<sup>61</sup>

摯友遠颺，心境悲傷，故觸目所及，一片蒼涼，見垂楊遂起離思，而賴以排遣離愁之法，惟有藉酒澆愁耳！自「聞說故人滄海外，每從杯酒憶疏狂」二句，益見出彼此心繫之深、交情之篤。

## （二）填詞機緣

謝章鋌與黃宗彝、劉家謀雖分處二地，但彼此仍有書信往來，以述寫近況，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云：

肖巖自臺灣移書曰：「客裏無聊，取讀《詞律》，略有興會，依譜填之，未知頑鐵有可鑄否？」<sup>62</sup>

黃宗彝與劉家謀客居臺灣，因人生地不熟，百無聊賴之際，僅能藉酒澆愁，劉家謀

<sup>60</sup> 《觀海集》卷1，葉4。

<sup>61</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3〈漫說〉，頁828-829。

<sup>62</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4〈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363。

曾云：「黃生（肖巖）爾來亦憔悴，銜杯時共狂吟發」<sup>63</sup>。此外，嗜書成癖之黃宗彝寓居海外，因無藏書可讀，遂取隨身所攜帶萬樹《詞律》一書以讀之，遂因此開啓其填詞之興趣，故云：「略有興會，依譜填之」，並將其生平第一首詞作〈賀新郎〉寄予謝章铤。此事黃宗彝於其《婆娑詞》第一首〈賀新郎〉自注中，亦清楚道及：

余素不工減字偷聲之學，己酉，余友芑川劉家謀任臺灣府訓導，招予同行，海外鮮藏書家，取篋中萬紅友《詞律》讀之，學填此闕，寄示枚如謝章铤。

64

黃宗彝之所以郵寄生平第一闕詞作予謝章铤，除因彼此爲好友，抒寫思念之情外；蓋緣謝章铤素爲詞中作手，連宦臺前業已刊行詞集《斫劍詞》之劉家謀，亦自歎弗及，對此，謝章铤曾有文記載此事，其文云：

余弱冠，即與侯官黃肖巖（燭）、劉芑川（家謀）定交。芑川能詞，見余作，自以爲不及。其《斫劍詞》中所云：「七百有餘歲，謝子不凡夫。」又云：「歸來閉門坐，對元暉清發。」余甚愧其言。<sup>65</sup>

故黃宗彝寄詞與謝章铤，實寓就教之義，緣謝章铤從未曾見過黃宗彝填詞，致乍睹其詞作甚是驚奇，益以黃宗彝一出手即氣勢非凡，故謝章铤見摯友有如此天份，驚喜欲狂，隨即覆函云：

余報書曰：「讀大作，驚喜欲狂，以手加額者三四。…《詞律》留以備考，頗非佔畢正本，芑川前年曾於《詞綜》中選鈔一卷，取讀之，當必有進。且芑川所錄，豪宕多而工緻少，初學作詞，每患體調拘束，得其梗概，真可以伸縮如意，然後再求熨貼，所謂能用調而不為調用者，則善矣。」<sup>66</sup>

謝章铤於回函中慷慨指點詞學：首先傳授黃宗彝正確之填詞途徑，並提醒黃宗彝萬

63 《觀海集》卷2〈答雲裳〉，葉12。

64 〈賀新郎〉自注，《婆娑詞》，葉1。

65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5〈黃燭劉家謀詞〉，見《詞話叢編》，頁3572。

66 《賭棋山莊詞話》卷4〈劉家謀詞〉，見《詞話叢編》，頁3363。

樹之《詞律》僅可供參考，卻非學填詞之正法眼藏。然因黃宗彝當時逆旅在臺，而海外復鮮少藏書家，致詞籍闕如，故建議黃宗彝取讀劉家謀於《詞綜》一書所選鈔之詞作，同時亦指出劉所選詞作之風格，乃豪宕者多，而工緻者少，故不可不戒慎。再者，又在創作上提醒黃宗彝，初學填詞，務須留意勿為體調所束縛，苟能洞曉填詞梗概，自可伸縮自如，而後方能進一步講究詞作之熨貼。如此始臻「用調而不為調用」之境界，即既可入於法又能出於法者，如此方是善矣。觀謝章铤之言，真乃所謂善以金針度人者也。

謝章铤見黃宗彝之作「岸然自異，不逐時風」<sup>67</sup>，故對其期許甚高，亟欲黃宗彝擎起振興當代詞壇之大纛，以掃除斯時「浙派」末流索然無味之敝。其云：

近日詞風，浙派盛行，降而愈下，索然無味。詞之真種子，殆將沒於黃輩白茅中矣，足下勉之。<sup>68</sup>

謝章铤除覆函黃宗彝外，更去信給是時與黃宗彝同在臺灣之好友劉家謀，欲其居旁鼓勵之，可見其惜才愛才之殷切。此事黃宗彝曾自言之：

枚如來札許可，且慫恿芑川，勉予學詞。<sup>69</sup>

然閱讀劉家謀之回函後，幾令謝章铤大失所望。謝章铤於《賭棋山莊詞話》中云：

後寓信芑川，屬其慫恿左右。芑川復書曰：「肖巖詞如曇花一現，近又在若有若無之間。」嗟乎，肖巖之不欲以雕蟲小技勝人如此。<sup>70</sup>

實則，黃宗彝填詞，既起於「興會」<sup>71</sup>，自不免如「曇花一現」，因若無「興會」，則無靈感，如此自無創作泉源，此乃可以理解，故不可能於短期間即要求黃宗彝能如劉家謀作品之豐也！是以不宜操之過急。謝章铤曾云：

<sup>67</sup>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5〈黃燠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572。

<sup>68</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4〈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363。

<sup>69</sup> 〈賀新郎〉自注，《婆娑詞》，葉1。

<sup>70</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4〈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363。

<sup>71</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4〈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363。

聞芑川居臺後，所作日富，兼攬小晏、大蘇之勝。<sup>72</sup>

蓋劉家謀向即能填詞，故寓臺時不僅攜帶所選鈔之《詞綜》一卷外，復持有生平最喜愛之《飲水詞》此事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亦言及：

余德水（金）云：「容若，大學士明珠子…」。吳園次〈序《飲水詞》〉末云：「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詩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獨言情，多讀書必先讀曲，嗟乎！若容若者，所謂翩翩濁世佳公子矣。」亡友芑川最愛此詞，嘗手錄數十闕，並以〈百字令〉題其後。有云：「為甚麟閣佳兒，虎門貴客，遁入愁城裏。此事不關窮達也，生就肝腸爾爾。」既教諭臺陽，攜以渡海。

73

《飲水詞》為納蘭容若之詞集，素為劉家謀所喜。而黃宗彝既與劉家謀同處於藏書家甚寡之臺灣，自必互相傳閱，彼此切磋唱和。黃宗彝自云：

枚如來札許可，且慫恿芑川，勉予學詞，遂與芑川倡和數十闕。<sup>74</sup>

故時積日久，益以興會一深，定然佳作迭出，遂成為詞人。緣此，劉家謀〈讀《本事詞》雜感〉云：

淚溼闌干一闕新，郡僚何意得詞人。斷魂不遣潮歸去，猶有黃堂識曲真。<sup>75</sup>

黃宗彝與劉家謀同時羈旅臺灣，寄寓郡齋內之黃宗彝原乃藉填詞以排遣思鄉之情，詎料竟成為詞人。故劉家謀遂以東坡守杭，郡僚毛澤民善詞而不知，引以為憾之本事<sup>76</sup>，借古事讚美黃宗彝之新詞感人，今日臺陽郡齋內「猶有黃堂識曲真」，緣此之故遂有詞集《婆娑詞》之成也。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中曾說明《婆娑詞》之由來：

<sup>72</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12〈芑川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478。

<sup>73</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7〈納蘭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417-3418。

<sup>74</sup> 〈賀新郎〉自注，《婆娑詞》，葉1。

<sup>75</sup> 《觀海集》卷2，葉13。

<sup>76</sup> 清·葉申薌：《本事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1版，《本事詩、續本事詩、本事詞》合刊，李學穎標點本），卷上，頁416-417。

余弱冠，即與侯官黃肖巖（燭）、劉芑川（家謀）定交。芑川能詞，見余作，自以為不及。……肖巖詞則作於渡海以後，故名曰婆梭。婆梭者，海曲也。其意欲尋源於古樂府，而參以子夜讀曲之法，惜未竟其業，而饑驅東西，目擊禍亂，卒以多愁而殞。悲夫。然所作實能岸然自異，不逐時風。<sup>77</sup>

黃宗彝詞集號「婆娑」，乃為紀念其乃渡海來臺後，始填詞之因緣。此外，臺灣之地理位置乃面對大海，為「婆娑之洋」，故以此名其詞集。

然今日所見之《婆娑詞》，已非黃宗彝當時蒞臺，與劉家謀「倡和數十闕」之原貌，何以如此？觀現存之《婆娑詞》，雖收有黃宗彝詞作七十二闕，然其中僅有六闕寫於臺灣，餘皆非也，故與其自言「遂與芑川倡和數十闕」一語有甚大出入，其故為何？其緣由乃黃宗彝於咸豐元年（1850）七月，歸鄉應秋試，劉家謀因深喜其詩文諸稿，黃宗彝遂大方畀之而未攜歸，然亦未鈔留副本，而悉予劉家謀收藏之。其後劉家謀因勞瘁而歿於臺灣，後由其僕護柩渡海歸葬，詎料，舟至泉州，驟遇海賊，劉家謀之遺書叢稿，賊盡覆於洪濤巨浸中，惟劉家謀之靈輻幸而無恙，此事謝章铤於詩、文中皆多處言及<sup>78</sup>。如其〈教諭劉君小傳〉云：

任臺之四年，海寇黃位倡亂，臺匪應之。君時已病肺，力疾守陴；積三閱月以勞卒。事聞，卹其子為國子監生。蓋在咸豐三年，君年四十也。僕人護君柩渡海歸，遭賊，遺書叢稿賊盡覆於水，將棄柩。或嘆於旁曰：「噫是好官也，是臺灣府學劉老師也。」賊曰：「信乎？是臺灣府學劉老師也，好官也。吾舍是船。」手揮，其眾遽退。於是同船百八十餘人，盡向君柩嘖嘖稱好官。<sup>79</sup>

海賊因曾聽聞劉家謀之政聲，知其為一介「好官」，故而未覆其靈柩於大海，然劉

<sup>77</sup>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5〈黃燭劉家謀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572。

<sup>78</sup> 《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5〈得芑川《觀海集》喜賦〉（芑川柩歸，中途遇盜，盡失其生平著述，累年求之，不獲一字，越五載，其同官某，忽攜此卷至自臺灣，信乎！文章之不可磨滅也。）頁869-870。《賭棋山莊詞話》卷7〈納蘭詞〉云：「亡友芑川最愛此詞，…既教諭臺陽，攜以渡海，辛亥臺亂，勤勞歿王事，其棺附舟南下，中途遇盜，遺稿秘鈔，俱付之洪濤巨浸中，悲夫！」見《詞話叢編》，頁3417-3418。又《賭棋山莊詞話》卷12〈芑川詞〉云：「聞芑川居臺後，所作日富，兼攬小晏、大蘇之勝。乃烽火厄之，波濤厄之，遺集已蒼茫不可問。」見《詞話叢編》，頁3477-3478。

家謀之「遺書叢稿」，則已盡付波臣矣！而「遺書叢稿」之中，即包括黃宗彝居臺所創作之「詩文諸稿」，以其深受劉家謀喜愛而藏之，遂同遭此池魚之殃，從此盡化為烏有。此事黃宗彝於《婆娑詞》第一闕〈賀新郎〉自注中亦大為感慨道：

辛亥（1851）歸應秋試，簡裝從淡水取道內渡，詩文諸稿，芑川愛而藏之。  
癸丑（1853）夏，臺匪滋事，芑川守陴沒，其僕奉芑川之靈輻歸，舟至泉州，  
遇盜，舟中物無留遺者，幸靈輻無恙。不特予之未了著作都付子虛，即芑川  
之未刻著作，亦歸烏有矣。<sup>80</sup>

由此注文可清楚看出黃宗彝於咸豐元年（1850）七月，因為返鄉參加秋試，其當時乃取道自臺灣淡水。而其於自注中云「詩文諸稿」，自亦包括其「略有興會，依譜填之」之詞作，在劉家謀靈輻歸鄉時，其船行至泉州府廈門時因遇海盜，致所有詩文諸稿，頃刻間皆付子虛，其內心之悲傷，不言可喻。其又言曰：

暇日從枚如《詞話》錄之，以毋忘世態之更換、人事之變遷，為余學詞所自  
昉云。<sup>81</sup>

黃宗彝對自己「詩文諸稿」盡被拋入汪洋大海中，內心自然極為難過，並甚感不平，質疑上天何以對其如此不公平？上蒼不僅侵奪其富與貴，甚連其唯一藉以聞世之機會，亦予以剷除，黃宗彝雖力圖逃出命運之掌控，但終究難以擺脫，其內心之無奈，可想而知矣！黃宗彝並深深感慨自劉家謀死後，人事丕變，為誌其學詞之所自昉，訴其世態更換、人事變遷之憂傷心曲，乃乘暇自《賭棋山莊詞話》輯錄出，因成《婆娑詞》一詞集。

何以《賭棋山莊詞話》錄有黃宗彝之詞作？蓋其與謝章铤是時分雖分處二地，然於魚雁往返時，自不免將所填新詞寄送對方。對此，謝章铤於〈將歸自漳平作〉一詩中曾云：

79 《賭棋山莊全集·文集》卷2〈教諭劉君小傳〉，頁101。

80 〈賀新郎〉自注，《婆娑詞》，葉1。

81 〈賀新郎〉自注，《婆娑詞》，葉1。

故人減字寄雙魚，犯暑衝寒怨歲除。今日我歸更惆悵，奔波無計愛吾廬。<sup>82</sup>

「故人減字寄雙魚」，即清楚透露黃宗彝與謝章铤，平素即以詩詞相唱和，並互通音訊，致黃宗彝「詩文諸稿」中之詞稿為波濤所吞噬後，仍可自其好友謝章铤所著之《賭棋山莊詞話》及《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中輯錄得到，雖未能留其全豹，然亦可略窺一二，實乃不幸中之大幸，或亦可稍慰黃宗彝心中之缺憾也！

#### 四、黃宗彝在臺詞作內容

黃宗彝之詞集《婆娑詞》，計收入七十二闋詞，其中填於臺灣者僅六闋耳，雖與黃宗彝自言「遂與芑川倡和數十闋」之數差距甚遠，然彌足珍貴，故下文即介紹黃宗彝寓臺時所填及與臺灣相關之詞作。

《婆娑詞》第一闋〈賀新郎〉，其詞云：

獨抱風騷怨，想謝郎、今日心緒，如何安頓。縱酒高歌聊復爾，豈是我生始願。況逐隊、舞衫歌扇。博得紅顏心肯許，準多情、一樣承恩眷。人世事，何須問？  
相思難覓飛鴻便，便只堪憐、自家愁緒，自家排遣。我本情懷多感慨，莫道都因貧賤。倘寄意、又無人見。此恨消從何處去，恐東風、錯認舊時面。腸千轉，心一片。<sup>83</sup>

此闋詞乃黃宗彝生平所填之第一闋詞，於是時方與劉家謀來臺，因思念摯友謝章铤，故以詞代信，寄予謝章铤，故《賭棋山莊詞話》卷四亦收錄之，惟其中字句稍異。<sup>84</sup>黃宗彝此詞上片乃揣想遠隔重洋之好友謝章铤，是時正獨自懷抱騷人幽怨，致斯人憔悴、寂寞，雖藉縱情歌酒以排遣愁緒，亦非其夙願。復以香草美人比興手法，寄託感士不遇之悲，何時贏得美人芳心，何時承恩遇眷，命運如此，莫問世事之艱困。

<sup>82</sup> 〈將歸自漳平作〉自注云「肖巖近詞有「衝寒犯暑年年忘卻除夕」之句。」見《賭棋山莊全集·詩集》卷4，頁839-840。

<sup>83</sup> 《婆娑詞》〈賀新郎〉，葉1-2。

<sup>84</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4〈肖巖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363-3364。

詞之下片，則抒寫與謝章铤彼此因音訊難覓，所以兩地相思，縱有憂愁又能向誰傾訴？僅有靠自己紓解，然偏偏自己又是多愁善感之人，而所以易感，並非全因自身貧賤，黃宗彝思欲寄意，又無人知曉，故內心充滿遺憾憤恨，不知如何消解？莫非昔日之舊友皆錯交？一思及此，對人情之淡薄、世態之炎涼，極為難過。

在重輯《婆娑詞》時，黃宗彝於本詞自注中又補充其出游才數年，孰知歸鄉後，人事丕變，素與其交深之好友，竟門庭冷落，致見面時鬱鬱寡歡；而與此迥異者，惟閩縣人葉滋森，仍不改其初衷，時時邀請黃宗彝至其「池上草堂」讀書，對自己猶是真情厚意，故重讀本詞而思及昔日創作情景，當時與其同置身臺灣之摯友劉家謀已然作古，故內心不勝欷歔。

黃宗彝一生窮困不遇，致多愁善感，鬱鬱寡歡。對於其善感個性，最了解者應屬劉家謀，《斫劍詞》中〈念奴嬌〉（東肖巖）一詞曾寫及，其詞云：

黃生倦矣，問放情、丘壑尚能如故。聞道小西湖上影，日日芒鞋來去。宛在堂邊，霜寒水遠，幾許銷魂句。鸞江千里，有人為汝遙注。最苦雄佩雞冠，西園年少，匹馬江南度。拋汝斷橋斜照外，滿抱幽愁誰訴。算有青山，多情第一，低首相回顧。紅塵滾滾，眼前多少歧路。<sup>85</sup>

劉家謀於詞中描寫黃宗彝因生性易愁易感，故常徘徊於小西湖旁、宛在堂畔，且復寫出幾許銷魂句，尤其當友朋大都離鄉而去，獨留黃宗彝一人時，滿懷幽愁卻無人可傾吐；是時，唯有青山深情相眷顧。審此，劉家謀〈念奴嬌〉詞可謂黃宗彝生性多愁之印證。

《婆娑詞》第二闋〈長相思〉：

愛東風，怨東風，春思撩人鬢已鬆，無人管著儂。畫闌西，朱簾西，冉冉花飛鶯又啼，空階綠正齊。<sup>86</sup>

此闋詞《賭棋山莊詞話》中未收，據黃宗彝此詞自注云：「同黃樸齋、王廉卿賦。」

<sup>85</sup> 《斫劍詞》〈念奴嬌〉，葉 11。

<sup>86</sup> 《婆娑詞》〈長相思〉，葉 2。



樸齋名訥，直隸人；廉卿名修業，安徽六安人。」<sup>87</sup>乃知與黃樸齋、王廉卿二友朋賦，為傷春之詞作。詞中黃宗彝內心充滿矛盾，既喜春來又怨春去，因春歸而生春愁，以致鬢髮斑白稀疏，亦無人關懷、理會。唯見畫闌、朱簾西畔，春意闌珊；空蕩臺階旁，惟有春草自綠、飛鶯空啼。

《婆娑詞》第三闋〈滿江紅〉：

莽莽蒼蒼，十萬里、胸吞八九。放眼處、左攜詩卷，右持杯酒。破浪乘風行壯矣，幕天席地言夸否。倚長鯨、拔劍舞西風，神龍吼。山欲納，巨鰲口。潮欲殺，水犀手。枕柁樓細數，翼張星柳。喝月狂吟蘇子賦，呼風醉踢周公斗。論人生、富貴與功名，終吾有。<sup>88</sup>

黃宗彝此闋詞亦見於《賭棋山莊詞話》，但字句略異。<sup>89</sup>此闋詞所寫乃黃宗彝於咸豐元年七月，自臺灣乘船歸福州應秋試，於舟行途中之委曲也。

前引第一闋詞〈賀新郎〉之自注中，黃宗彝曾言及斯時其乃簡裝自淡水取道內渡，緊接著〈滿江紅〉詞則詳細敘述舟行經過。本闋〈滿江紅〉詞自注云：

辛亥七月，余自臺灣艋舺買舟對渡五虎門，舟出觀音山，風駛如箭，夜過黑水洋，風止，萬里茫茫，波平如鏡。云下有磁石，停久輒碎，舟已戛戛有聲，同舟者皆失色，余至神前焚香默告，登柁樓唱姜白石〈滿江紅〉，風復大作。次日，緣柁望西南，螺黛兩點，曰：「此福州五虎門外之關潼、白畎也」。舟人皆賀，自度一曲，海神當亦許我耶！<sup>90</sup>

據方志載，臺灣之地形乃負山背海，如高拱乾《臺灣府志》云：

臺灣山形勢，自福省五虎門蜿蜒渡海，東至大洋中二山，曰關同、白畎者，是臺灣諸山腦龍處也。隱伏波濤，穿海渡洋，至臺之雞籠山，始結一腦；扶輿磅礴，或山谷、或半地，繚繞二千餘里，諸山屹峙，不可紀極。<sup>91</sup>

<sup>87</sup> 《婆娑詞》〈長相思〉自注，葉2。

<sup>88</sup> 《婆娑詞》〈滿江紅〉（用前人韻），葉2-3。

<sup>89</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6〈肖巖詞〉條，見《詞話叢編》，頁3399-3400。

<sup>90</sup> 《婆娑詞》〈滿江紅〉自注，葉3。

<sup>91</sup>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封域志·山川》（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11月1版），卷

大海中有二山，即黃宗彝此詞自注中所云：「此福州五虎門外之關潼、白叻也」，而在傳統觀念中認為此二山，為臺灣諸山之祖山。在地理上臺灣與福州隔海相望，而淡水位居臺灣西北部，最近內地，是以地位極為重要，故自明鄭時就已派兵戍守於此。郁永河《裨海紀遊》曾言「淡水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八更耳」<sup>92</sup>，乍見之下，誤以為臺、閩二地相去不遠，實則，臺灣府至福建福州之距離為一千二百六十里，其中仍須水、陸並濟，始可到達。據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云：

臺灣府在東南大海中（北路淡水直對福州省城、南路赤山直對南澳），離福建福州府一千二百六十里（陸行自閩縣至泉州同安縣五百四十里，水行自廈門至澎湖水程七更、澎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舊志以六十里為一更，計七百二十里），古荒服地。<sup>93</sup>

若依「舊志以六十里為一更」計算之，則郁永河所言之「淡水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八更耳」，則二地僅為四百多里之距離，因知自淡水乘舟至福州府的確較近，是以黃宗彝此詞自注言：「余自臺灣艋舺買舟對渡五虎門」，然二者距離雖較近，但亦須渡過險惡之黑水洋，故是否能平安抵達，猶為一大考驗。而「黑水洋」即指「黑水溝」，據《裨海紀遊》云：

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窳，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舟師以楮鏹投之，屏息喘喘，懼

1, 頁 7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云「東至大洋中二山，曰關潼、白叻，是臺灣諸山之龍起處也。」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4月1版，《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卷1〈封域〉，頁7。

<sup>92</sup>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云：「淡水者，臺灣西北隅盡處也。高山嵯峨，俯瞰大海，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八更耳。…鄭氏既有臺灣，以淡水近內地，仍設兵戍守。」見《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4月1版，《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卷下，頁29。

<sup>93</sup> 《續修臺灣府志》卷1〈封域〉，頁3-4。

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sup>94</sup>

因知舟師對「黑水溝」一海道，亦惴惴難安，故投以紙錢，以求平安。此外，海象又瞬息萬變，故亦驚險萬分，郁永河《裨海紀遊》又云：

自官塘驅定海鎮。…乘順風南行，去岸甚遠，仍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夾峙，勢甚雄險；又有巨石綿亘入海，如五虎蹲踞中流，實閩省門戶也。門外風力鼓蕩，舟勢顛越。既入門，靜淥淵渟，與門外迥別矣。…更進為亭頭，…十里至閩安鎮，…趁微風，以棹佐之，望見南臺大橋。<sup>95</sup>

五虎門在福州東大海中為江海之鎖鑰，閩省之門戶。其形勢雄險，門外又有巨石綿亘入海，如五虎蹲踞，形成天然港灣。然而五虎門外風力鼓蕩，舟勢顛越；俟入門內，即風平浪靜，與門外乃截然不同。

由上述引文可見自古臺閩海道之險，可印證黃宗彝於此詞之自注中所云並非誇大不實。黃宗彝於神前焚香默告，之所以唱姜白石〈滿江紅〉一詞，乃有其典故。南宋姜白石〈滿江紅〉詞云：

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旌旗共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群龍金作輓，相從諸娣玉為冠。向夜深、風定悄無人，聞佩環。 神奇處，君試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電，別守東關。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sup>96</sup>

姜白石此詞尙有小序，言其所以填此詞之因緣。其序言曰：

〈滿江紅〉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云：「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聞遠岸簫鼓聲。問之舟師，云：「居人為此湖神姥壽也」。予因祝曰：「得一席風，徑至居巢，當以平韻〈滿江紅〉為迎送神曲」。言訖，風與筆俱駛，頃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矣！書以綠箋，沉于白浪。辛亥正月晦也。

<sup>94</sup> 《裨海紀遊》卷上，頁 5-6。

<sup>95</sup> 《裨海紀遊》卷下，頁 41。

<sup>96</sup> 南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1 刷），卷 3〈滿江紅〉，頁 32-33。

姜白石之所以填此闕平韻之〈滿江紅〉，乃緣其之前久久無法完成此闕詞，後因泛舟巢湖，忽然聽聞遠岸簫鼓聲，詢問舟師，乃知是居巢當地之百姓正為湖神仙姥祝壽，姜白石因而祝禱曰：「得一席風，徑至居巢，當以平韻〈滿江紅〉為迎送神曲」。言訖，風與筆俱駛，須臾而成，此外，末句：「聞佩環」亦完全協律。而黃宗彝此時因所乘舟久停不前，又聞人云：「下有磁石，停久輒碎」，故當務之急，惟有大風方能使該舟順利前進，並避免舟碎人亡之災禍，黃宗彝思及南宋詞人姜白石因祝於湖神而「得一席風，徑至居巢」之故事，乃起而倣之，徑至神前焚香默禱，果然心誠則靈。俄頃，風即大作，使原已發出戛戛聲響之舟，復能平安行駛，同船者經歷如此驚心動魄、生死瞬間之危境，原已大驚失色，目睹此時已化險為夷，因互相祝賀劫後餘生。緣此，黃宗彝有感而發，遂用姜白石韻，填寫此闕詞，並云「自度一曲，海神當亦許我耶！」終得平安歸鄉。

黃宗彝此詞之上片乃言自己渡海歸閩，但見大海一望無際，險象環生，故詞中云：「莽莽蒼蒼，十萬里」，「破浪乘風」。雖情況如此惡劣，但黃宗彝仍不改文人灑脫之個性，「左攜詩卷，右持杯酒」，且益發展露其恢宏襟懷與豪情壯志，故有「幕天席地」、「倚長鯨、拔劍舞西風，神龍吼」之狂語。下片則寫所乘之舟駛至黑水溝，萬里風止，致舟師無法前進，眾人置身隨時皆有喪命之險境中，似「山欲納，巨鯨口。潮欲殺，水犀手」；於此危急之秋，黃宗彝親至舵樓對神焚香默禱，並唱白石道人〈滿江紅〉一闕，風竟大作，遂轉危為安。次日登舵樓望向西南，已可遠眺福州五虎門外之關潼、白畎二島，而黃宗彝盡情享受此海上之星月清風，一如蘇軾於〈赤壁賦〉中所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也」<sup>98</sup>。黃宗彝以豁達之心胸超脫現實上之不得志，實則其當時正面臨窮愁潦倒，無以為生

<sup>97</sup>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卷3〈滿江紅〉，頁32-33。

<sup>98</sup> 〈赤壁賦〉，北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1版，1992年9月3刷，孔凡禮點校本），卷1，頁6。

之窘境，所存僅餘兩袖清風耳！但黃宗彝卻能怡然自得道：「論人生、富貴與功名，終吾有」，此不可不言乃其心境上之一大超越，亦是對其自身處境之一大諷刺也。

《婆娑詞》第四闋〈卜算子〉：

雁足繫無因，人面知何處。惟有楊花鎮日飛，逐水隨風去。    綠草上階生，  
紫燕棲梁語。深院沉沉自閉門，寂寂黃昏雨。<sup>99</sup>

此闋詞《賭棋山莊詞話》中未見。此詞乃寫黃宗彝與高桂馨、楊春蕃二友訪歌妓不遇之惆悵。詞之上片寫無法藉飛雁傳遞音訊，以致走訪時，人面不知何處去，唯有楊花依舊笑春風。下片則描繪所見所聞之景，暮春時節，蔓草已侵臺階，雙雙紫燕棲樑，喃喃低語。而反觀歌妓住處，則庭院深深，大門深鎖，闐無人聲，又見黃昏時節，雨勢連綿，濕人衣襟，心情亦隨之愁悶難遣。

《婆娑詞》第五闋〈步蟾宮〉：

月華如水瑤階滑，塵不印、弓鞋羅襪。來時將進酒觥船，綽約宮娃正二八。  
兩行玉箸離筵撤。河滿子、才人傷煞。紫雲一顧尚合情，況遺我、遠方書札。

100

此闋詞章鈺《賭棋山莊詞話》中未收。詞自注：「余過彰化秋河皎潔，明月橫階。臺灣縣人許亦輝廷璧餞予，召伎侑席，伎方二八許，丰姿綽約，凝眸欲淚，轉睇無言，但勸余進酒。香山所云：『醉不成歡慘將別』者，此時此景，何以爲情？及余在淡水，猶通魚雁，情詞懇摯，有心人其能遣此耶？」緣此，知此詞乃記咸豐元年黃宗彝歸鄉應秋試時，途經彰化，臺灣縣友人許廷璧特爲之召伎以設宴餞別，黃宗彝因有感於此伎之深情，故填此詞以記之。詞之上片寫在秋河皎潔，明月橫階之時，友人召來年約二八韶華之歌伎，囿席勸酒以餞行；下片則寫餞別筵結束後，此伎兩行清淚，轉睇不語，充滿離愁別緒，致洋溢「醉不成歡慘將別」之氣氛。俟黃宗彝抵淡水後，該伎復寄情詞錦書予之，故黃宗彝填此詞以誌其深情厚意。

《婆娑詞》第六闋〈踏莎行〉：

<sup>99</sup> 《婆娑詞》〈卜算子〉，葉3。

閉戶偷雲，捲簾待月，閒情欲對青燈說。鸞笙鳳管譜新聲，夜深曾擊唾壺缺。  
秋水傷懷，春波送別，客窗無事傷嗚咽。門前閒卻五湖舟，何時歸釣寒江雪。

101

此闕詞《賭棋山莊詞話》中未載。〈踏莎行〉乃黃宗彝與嘉義人李喬（蒼官）作，寫黃宗彝作客異鄉，既思念故鄉，又壯志未酬，不知何時始能歸鄉。詞之上片寫其閉戶捲簾以待月，意欲傾吐滿腔心事，但無人可傾聽，僅能藉笙管譜哀歌，夜深時仍激動難過不能自己，此時雖壯心猶存，但功業遲遲未就，故擊唾壺以舒憤，致壺口皆缺。下片則寫在此冷落清秋時節，作客他鄉，不知何時才能歸鄉，故詞中充滿感傷之情調。

以上六闕詞，乃黃宗彝寓臺時所填之詞，另〈賀新涼〉一闕乃其離臺歸鄉三年後，友人復遠自海外來鴻，黃宗彝覆函答臺陽諸友之詞，亦屬與臺灣有關之詞作，在此一併介紹之。《婆娑詞》第三十四闕〈賀新涼〉：

不見三秋耳，憶東瀛、歡場結客，臣門如市。一自香山分手後，舊事美人流水。悵雨散、雲搖而已。幾度思君惟有夢，望東南、日夕三千里。應兩地，情相似。 故人書自天涯寄，念十年、江湖落拓，別妻離子。勸我牢愁當自遣，跌宕賓朋圖史。況紅粉、當壚堪醉。一領頭巾慚未換，老書生、何以酬知己？半通綬，幾時紫。<sup>102</sup>

此闕詞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中未錄。黃宗彝自咸豐元年秋，歸自海外以應試，轉眼已然三秋，但其與臺灣諸友之情感未嘗稍褪，故接到友人遠自千里來函，內心感觸萬端，遂填此詞以答之。詞之上片言分別已三秋，回憶置身臺灣時，得與諸友於詩酒宴會場結識，感情甚洽，諸友好客，每日門庭若市，熱鬧非常。但自分手後，前塵往事亦一如流水而消逝，對人世之聚散離合，內心充滿無比惆悵，雖然屢屢思念對方，但因距離遙遠，益以大海阻隔，故只能於夢中相會！雖說如此，每每不自覺遙望東南方，期待能看見諸友之蹤影，以慰內心懸念，想必臺陽諸友對黃宗彝思

100 《婆娑詞》〈步蟾宮〉，葉 3-4。

101 《婆娑詞》〈踏莎行〉，葉 4。

念之情亦然。下片言接獲諸友遠自海外之來鴻，諸友朋亦知悉其十年來，落拓江湖、別妻離子之遭遇，故皆勸慰黃宗彝要自我解愁，除可藉結識賓朋、沉寢圖史以銷愁外，更可藉酒銷愁，面對臺陽諸友誠摯之關懷，黃宗彝內心感到異常慚愧，因與臺陽諸友分手業已三秋，而自己依然功名未就，一事無成，不知何時始可換下象徵老書生之一領頭巾，而佩金印戴紫綬，以回報臺陽諸友知遇之深情。

以上七闋詞乃黃宗彝填於臺灣或與臺灣相關之詞，綜觀其內容，大抵皆發於情，而情乃本於性，故非有性情者不能為也，因知其非為詞造情，無病呻吟者也！而此七闋中又以臨遠送歸為多，如〈賀新郎〉、〈步蟾宮〉、〈踏莎行〉、〈賀新涼〉諸闋，故不勝纏綿悱惻，且動人至深，無怪其友趙新於咸豐四年序其《婆娑詞》時云：「肖巖之詞，余無從窺其涯涘，顧以肖巖之情為肖巖之詞，其詞之必工，無疑也。」<sup>103</sup>

## 結論

譚獻《篋中詞》云：「閩中詞人，道咸間唱和頗盛，予在閩所識如劉贊軒、謝枚如輩皆作手，社集有聚紅榭詩詞之刻。」<sup>104</sup>清代詞壇除浙派、常州詞派外，福建在道咸年間出現以謝章铤為宗主之「聚紅榭詞社」，主要成員有高文樵、黃宗彝及劉家謀堂弟劉勳等。「聚紅榭詞社」先導者當推劉家謀，劉家謀今所存者有《斫劍詞》一卷，其詞多豪放之音，選詞亦「豪宕多而工致少」<sup>105</sup>；而謝章铤與劉家謀唱和，也寫作不少豪放風格之詞。聚紅榭詞社活躍於咸豐年間，社中詞友選調以〈百字令〉、〈滿江紅〉、〈金縷曲〉為主，在表現內容上，或抨擊朝綱紊亂，或關懷民生疾苦，皆反映當時現實之作，呈現出慷慨激昂、沉痛悲涼之音。《聚紅榭詞》

<sup>102</sup> 《婆娑詞》〈賀新涼〉，葉 15。

<sup>103</sup> 《婆娑詞》〈趙新序一〉，葉 1。

<sup>104</sup> 清·譚獻《篋中詞·續》（臺北：華文書局公司，1970年5月1版，《半厂叢書》），卷 1 劉勳〈水龍吟〉註，頁 1219。

以辛棄疾、劉克莊為宗，故譚獻《復堂詞話》云：「閩中聚紅樹雅集詩詞，倚聲似揚辛、劉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獨造語，贊軒較和婉入律。」（《復堂日記己丑》）

106

詞在臺灣文學發展史之地位，遠不及詩，優秀詞人相對於詩人而言，更屬吉光片羽。黃宗彝與劉家謀自幼同鄉且為親家，道光二十九年劉家謀來臺任府學訓導，黃宗彝因生計窘困而追隨來臺尋求任事之機。而其在臺郡百無聊賴之際，乃引發其填詞興趣，始學為填詞，復經謝章鋌書信往來鼓舞與劉家謀親自指點，詞藝大進；加以黃宗彝善於感物，詞情高致，故成為臺閩詞壇一名家<sup>107</sup>；此事於臺灣文學史上頗富傳奇色彩。總之，黃宗彝寓臺所創作之詞，乃其平日「略有興會，依譜填之」，與為賦新詞強說愁者，境界自有所不同，故其動人也深。

<sup>105</sup> 《賭棋山莊詞話》卷4〈劉家謀詞〉，見《詞話叢編》，頁3363。

<sup>106</sup> 清·譚獻《復堂詞話》，見《詞話叢編》，頁4006。

<sup>107</sup> 如清·丁紹儀輯《國朝詞綜補》卷55收黃宗彝〈步蟾宮〉（風簾怕礙金釵滑）、〈踏莎行〉（閉戶留雲）、〈紅娘子〉（皓月窗間射）三首。清·丁紹儀輯《國朝詞綜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1版，《續修四庫全書》影清光緒刻本，第1732冊），卷55，頁502。又如民初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卷25收黃宗彝〈步蟾宮〉（風簾怕礙金釵滑）、〈百字令〉（晴窗破曉）、〈好事近〉（搔首問青天）、〈紅娘子〉（皓月窗間射）四首。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月1版），卷25，頁1297-1298。